

教育改革與現代性的社會

張經緯/台東縣美和國小教師兼總務主任

壹、台灣教育改革的社會基礎

台灣進行教育改革已經十年了，到今天我們必須誠實面對推動教育改革成效是與台灣社會的整體能量有連動關係的。十年前隨著台灣經濟發展產生了新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父母對自己成長過程在教育所受到的壓制有深刻的體悟，因此希望他們的小孩能有另一種成長方式和學習環境。而一些教育的有識之士也同時表達他們的教育理念，同時加上台灣政治逐漸開放與民主化的發展，在這種社會條件逐漸成熟的情況下，教育改革才在眾人的期待和憂慮中，跨出漫長的思想辯證和艱苦實踐的第一步。

這十年左右的時間，不只台灣社會的變化極大，全球化的浪潮也衝擊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國家發展的目標。因此在教改的道路上也經歷了該有的轉折和修正，而這些修正都應當讓整個社會（包括推動者、老師和家長）重新去思考教育的意義和目的。同時這種思考應當是去面對整個社會與教育的關係，如此才有可能走出當前教改的困局。

事實上當今教育改革最大的問題是不管學者專家、學校行政人員、老師和家長基於贊成教改或反對教改都過度看重教育改革。大家好為人師的心態使得我們只單單面對教育、面對受教者，但是面對當前教改所遭遇的瓶頸，是否學校老師和家長，甚至是高層

教改的推動者應該要回過頭來好好想想我們自己生存的環境是不是合乎文明社會存在的尺度，因為我們的教育不可能脫離我們生存的場域。如果教育改革只是我們將從未被實現的理想寄託在下一代身上，而我們卻從不面對台灣公民社會的脆弱和貧乏的話，那麼期待一種脫離現有社會基礎的教育型態不只是一種盲目的想法，而且是我們這些大人、這些社會公民逃避我們生存困窘的這個事實，同時我們並沒有真的擺脫那曾經宰制我們、控制我們的東西。所以當今天有人強調希望學生快樂學習時，我們這些公民應當自問是否在現實的社會中我們已經能快樂工作，如果我們對生存的環境充滿著焦慮和不安，那麼我們又怎能期待學生能在一個快樂的環境底下學習和成長呢？

教改在十年前得以出發的動力在於除了聯考制度使得學生從小就因為強大的升學壓力，所造成不正常學習的理由之外，還有另一種使得傳統升學制度必須改變的客觀條件是大學的錄取率太低。其實隨著台灣經濟成長，國民所得大幅增加，父母想讓子女升學的要求也越高漲，因此大學教育勢必無法繼續維持那種培養社會精英和金字塔頂端的型態。所以在一個社會逐漸繁榮進步之後，大學教育必須轉換成普遍性的權利，而不在只是少數的機會而已。因而升學管道的暢通就



教育與發展

成為我們教育改革中一個重要的目標，而多元的學校教育和入學管道就成為往後教育改革中的主要信念。但是為什麼十年後的今天，當大學的錄取率突破80 % 時（而這數字已經不具有去斤斤計較大學是否還是窄門的意義），我們升學的壓力仍未獲得紓解呢？

當我們不認同為了升學而以填鴨的教學去爭取那些分數，卻犧牲了學生更多方面不同的學習經驗，而企圖在教育當中給學生更多的啟發和不同嘗試，這本來是多元教育理念的一種善意的出發。但是為什麼在今天多元的教育方式和升學管道卻反而成為學生和家長在升學路上更多的手段和技巧，而無法成為學校和學生在教育與學習上真正的內涵和核心價值呢？

貳、多元教育與社會現實

如果說舒緩過度的升學壓力意味著多元的入學管道和多元的教學，原因在於我們相信升學壓力是造成學習不正常和抑制學生創造力的主要因素。多元的學習代表我們肯定每一個人在不同領域上的表現，而不是單單以智力為評鑑的標準，甚至不再是以成績和分數至上。如今升學管道暢通、學習多元化，照道理來說，升學壓力應當獲得相當程度的改善，為什麼如今的現況卻出現了反效果呢？反而學生補習補的更兇，學校教學也未見正常化呢？此問題在於我們的社會基礎不足以容納多元的型態。在文章的一開始我們曾經提到，教育問題其實是和台灣社會整

體的發展有著不可切割的關係。台灣社會的價值結構，是以經濟為核心向外輻射出去。也就是儘管社會有多樣的選擇，但是這個選擇是以經濟為導向，也就是各個領域的品質和進展是被經濟所決定，所以這種多樣是扁平性，各個領域並未有其獨立的縱深。台灣長久的努力所獲致的成果是「量」上的累積，但是這種「量」的累積還未能造成「質」的變化。「質」的獲得所需要的是精密的分辨和判斷，所以經濟的成長是「量」上的「擁有」，但並不是「質」上的「適當」。民主化是讓參與擴大，是讓不同的意見和聲音能出現。「人多勢眾」的民主選擇所代表的意義是社會的合理性，但是在這裡同樣還需要一種更深刻的「評判」和「反省」。有些東西應當在民主的聲音中被考慮進去的，包括公民社會的責任，以及正義、良心，和對弱勢關懷的道德。

所以今天我們在思考「多元」的意義時，應當區別水平性的多樣和縱切面有各種獨立面貌的多元性之間的不同。當我們釐清這兩者的差異時，就會發現正是由於當前教育環境所呈現的只是水平上的多樣。正是如此，所有的東西才能產生出標準的評量，而有高低之分。因此台灣社會是有多樣性，但是它衡量價值的力量是單一的，而非多元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富庶並不表達文明的成就，也不是我們精神內涵的完成。今天並不是升學壓力導致我們的教育不夠多元，相反地，我們應當更深入地看到是我們社會缺乏多層次的生活型態，缺乏讓不同生活方式



得以充分表達的條件，這種社會構造才是使得我們的學生和家長一窩蜂的往升學窄門鑽的原因。我們的教育現象是反映這個社會實際的一面，而在教育體制中所出現種種不合理、奇怪的現象，也正是台灣社會單調、不健康，將所有價值都放置在經濟之下所造成的結果。我們要說明的東西很簡單，多元的教育之所以事倍功半，或者說我們的升學壓力之所以並未隨著升學管道的暢通而有所舒緩，原因在於我們社會並沒有容納多元的土壤。當我們希望給學生多一點想像力和創造力時，但是這個社會並無法讓那些真正負擔人類精神生活的文學家、思想家、藝術家、甚至也包括科學家在現實中有一種合理被對待的條件，那麼我們要如何在教育中，說服家長和學生去追求成績以外的東西，去追求那看起來表面上經濟效益最大之外的東西。

教育不只是教育，教育還是一個人心智緩慢成熟的啟蒙和觸發，是一個人人在維護和思考他生存時的保障。因此在教育當中被允許的事，必須在年輕人未來進入社會中也能獲得同等的保證。職業教育之所以被過分低估，是因為我們並不真正去重視構成我們生活型態的每一環節，同時這也是台灣在經濟繁榮的背後，現代的公民社會卻仍然無法成型的原因。雖然經濟發展使我們對物質的需求獲得適當的滿足，但是同時在這種滿足之外，我們對提升物質的「質」的要求其實是很低的。雖然有各式各樣的食物，但是我們並沒有去豐富我們味蕾的敏銳；雖然大多數人都有現代性房子來居住，但是我們整體的

都市景觀和空間設計卻是混亂的。因此當所有的東西都只建立在「有就好」的基礎上，更深層的美感和精神滿足就更不可能出現。所以學生和家長拼命地要往某些國立大學的少數科系擠，幾乎已經毫不考慮學習者的興趣和志向，甚至是對自己個性和潛能的了解。因此今天升學壓力完全來自於台灣社會經濟活動的特性，而這種競爭甚至也不是真正在知識優劣上的篩選，而只是一種最客觀，但卻也是最形式、最忽略個別差異和違背教育是啟蒙個體心智的初衷。

參、教育是理想與社會的結合

在近些年由於後現代思想進入台灣後對教育思想和哲學所產生的啟發，使得教育改革在推動鬆綁過去威權時代所留下單一和制式的教育體系有一股進步的思想動力，這動力擴大了老師和家長參與學校教育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基礎，同時也使得多元的教學方式和環境逐步被形塑出來。這當中包括了各個學校的自訂教材、編定與自身環境相關的鄉土教材、師資來源的多樣性，和學校各種政策推動的透明化。但是這種看似美好的教育理想在實踐的過程當中卻遭遇到相當程度的阻礙和誤解，如同最近在社會上所引發各種對教改的爭論及檢討之聲。因此正確的教育理念所引起的爭議如此之大的原因何在呢？

從西方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我們必須承認一點就是後現代思想的興起是西方人面對自身文化反省的再造，特別是他們社會文

化的現代性已經建立的相當完備。這包括了他們對公民社會一些普遍價值的認知與維護，以及更重要的是他們每一個公民本身的素質和社會參與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才是一個社會得以進步的關鍵。所以當我們的教育改革落實到學校老師和家長身上時，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老師和家長對整個台灣的教育問題和方向是不是有同樣的體認，家長首先是看到他們小孩的個性和潛能的未來性，還是先看到他們經濟的「錢」途。

當我們的老師前所未有的走向街頭抗議他們的經濟利益被剝奪時，這算是有啟發性的社會運動嗎？這讓我們不禁想起在過去解嚴時代前後，少數有思想的老師開始推動校園民主化和決策參與時所受到的阻力，甚至得不到同是老師們的支持，在龐大的行政官僚體系下，老師們只能服從，服從於校長、聽命於長官，根本毫無自主性可言。正如在採訪黃瑞祺教授的<<台灣高等教育的後現代省思>>文章中所提到的，「政府用經費和法令控制學校，也透過師範體系的軍事管理方式控制老師，
，能夠讀到高等教育的學生，重要的不是因為他們的思考和創造能力，而是因為他們能夠順著這套標準學習，蕭規曹隨。」有些事情並未隨著民主化的鬆綁而得到進步，民主的自由並未加深每一個人對公民應有責任和眼界的認知，反而使得政府的力量和民間的力量有著一條鴻溝。此條鴻溝造成了一方面人民不相信這個他自己的政府，而另一方面使得政府的所有作為看上去都像並不是為了台灣的整體利益和發

展。這種不信任感和政策施行的落差最大的原因來自於我們對公民社會的認知不足和對公共領域的陌生，因此所有的言論並沒有辦法提升成為具有公共性的議題，在那些不同立場當中，最多只不過是利益的取捨和情緒的發洩而已。

因此，今天我們對教育的理想要能夠實現，要去除升學壓力對學生真正在學習上（不管是他們在知識的追求或者是對他們未來人生的體會）的傷害，我們所要做的不只是教育政策的貫徹和執行而已，也不只是要有正確觀念的老師和家長而已，而是我們整個社會對價值的追求不能單單建立在經濟的收益上。如果我們希望學生的興趣能得到適才適所的發揮，那麼就必須使那些汽車修理、麵包製作、畜產，更甚至那些藝術創作者在生存上和地位上獲得保障和尊敬。我們必須體認到整個社會存在環環相扣的緊密結構，才能完整地提升我們的精神和生活的豐富性，也唯有社會能容納這些不同領域的土壤，我們才能告訴我們的學生，他們所努力追求的東西（不管是什麼東西）都是有價值和有意義的。